

「集水區治理與水患發生之關係探究」評論一

◎張石角

游教授的大作已經把跟水患相關的集水區治理問題分析得很透徹，而且也提出了設想極為週延的改進方案。因此，只要照著去做，雖然不能免於災害，也算盡了人事，自可堂而皇之將災害歸諸於天。否則的話，總有「人謀不臧」的成分，應有須為其負責的人。但自古以來官場中刑不及作決策的大夫，所以現在一出狀況就互踢皮球，最後不是踢給老天爺就是找個代罪羔羊了事，而問題則「依然故我」，留待明年度再來研討。

集水區問題「依然故我」，使其「歷久彌新」，從另一個角度言，是頗符合「資源永續利用」的原則。蓋相同的課題，相同的議題，不僅我們這一代已經重複了很多次，也使下代的學者專家們仍得有機會繼續熱烈地議論下去，不致於因為我們這一代的「英明」，使它「絕響」而剝奪了下一代精英放言高論的權益。

然而，這個課題的頑強性，遠超過「老兵」，即「不死」也「不老」，同時也「不變」。這使得主講人和評論人都因遍索枯腸仍不得新意，而覺苦惱和索然，蓋儘說些古老的話語，既對不起主辦單位，更對不起熱心的聽眾。

據說外國機關對我國歷年前往考察的官員老提相同問題的現象感到非常訝異。因此，我們在這裡猛炒冷飯，也只是不讓官方專美於前而已。然而這樣問題老是繞著圈子走的現象，除了是從另一個角度證明「地球是圓的」這個事實以外，同時也顯現出我國行政效率的低落，值得朝野一起深加反省。

從沙漠中古代都市廢墟的古土壤層中找到的花粉證實，這些今日的沙漠在過去曾經是樹木蔥鬱的天然森林，爾後轉變成放牧的草地，再變為旱地，而終於化成沙漠，逼得人類也做鳥獸散。可見集水區內森林的破壞後果會有多嚴重。我人應將這悲劇的歷史當作一面鏡子來照，而不只是對物移星換噓唏而已。

一次暴雨就使山坡地滿目瘡痍，身居國土保安第一線的基層人員一定感慨最深。道格颱風災後的某溫泉區當地基層幹部曾無奈地表示是「天譴」，可見他們會努力地想做好事情，但顯然敵不過來自開發者的壓力。

報載某些高層人士巡視地方，探詢民間疾苦的同時，對當地集水區的開發熱絡情況，還頗表稱許；對教授們批評臺灣山水土資源破壞嚴重的說法則大不以為然，對種山葵、開發高爾夫球場也不以為有什麼不對，更要檢討保安林解編……等等。此種權威性論調不僅對兢兢業業維護青山綠水的工作者士氣是種巨大的傷害，其被擴大解編的結果，所造成的環境衝擊的後果，可能不是那些只做皮相觀察就放言高論的人所能想像。這或許才是維護國土環境資源的人更大的無奈。

「天譴」是自作自受的意思，但老天的眼睛顯然不是經常雪亮的。土地資源的殺雞取卵式的開發，獲取最大利益的是有備而來的開發者，但所引起的「自然反撲」，遭殃的卻大多是居住於自

然環境較差和安全性較低的邊際土地的窮人們。如此遂使得社會上貧的更貧，富的更富，貧富間的差距越拉越大。這一方面使財團要求開發應予保護的邊際土地以及政府要開放這些邊際土地以「發展經濟，增加地方福祉」找到了鏗鏘有聲的響亮藉口，同時也使受災的農民、地主為著急於擺脫貧困與災難這個學生子，而有強烈的意願出售土地給財團開發，因而更擴大了自然系統破壞的範圍。崗山潭底洋這種低窪地之所以存在著工業區，正是此種「刺激——反應」作用系統運作之結果。如此循環下去，台灣環境問題不知將伊於胡底？

集水區的不當開發在這種惡因、惡果相循的機制下，幾乎已經成了一頭難以駕馭、控制的怪獸。如果握權柄的再恣意地推波助瀾，不以全球有識之士正大力推動的「永續發展」為念，則寶島今日的繁華成為廢墟不是不可能。